

珍藏版



..... DUZHE .....



记述寻常百姓的咸淡生活，  
体会乡土深处的善良与包容

# 读者®

乡土人文版

十年精华文丛

之 百姓生活 (B卷)



DUZHE

创刊十年经典珍藏

# 读者

乡土人文版  
十年精华文丛之

# 百姓生活

BAI XING  
SHENG HUO

B 卷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编委会 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之百姓生活. B  
卷 /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编委会编  
. —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226-04258-8

I. ①读… II. ①读… III. ①文摘-世界 IV.  
①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9542 号

---

###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编委会

主 任: 彭长城

副主任: 陈泽奎

主 编: 高剑峰

编 委: 蒲安应 马文若 王廷鹏

王 玉 柱 张 林 张 洁

编 务: 冯 璐

---

责任编辑: 蒲安应

封面设计: 许晓晨 刘清泉

版式设计: 张 林 张 洁

###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之百姓生活(B卷)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编委会 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三河市宇通印刷装订厂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20 插页 1 字数 347 千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450

ISBN 978-7-226-04258-8 定价: 29.80 元

# 总序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是《读者·乡土人文版》杂志社在杂志创刊10年之际推出的一套系列丛书，该丛书根据杂志的8个经典栏目编选，共两辑14卷。

《读者·乡土人文版》是一本以“乡土中国”为表现对象的综合性文化月刊，创刊于2000年，原名《读者》（乡村版），最先面向农村发行；2006年《读者》（乡村版）更名为《读者·乡土人文版》，并进行了扩版增容，由原来的48页单色印刷调整为64页全彩印刷，同时面向全国城乡发行；2009年杂志再次扩版至72页，成为一本展示乡土中国的大开本杂志，内容更丰富、视野更广阔、角度更全面。杂志从创刊至今，已有10年。10年来，《读者·乡土人文版》杂志一直以独特的视角聚焦乡土中国，关注平凡百姓的生活和命运，采撷中国大地上的人文遗韵，发掘平凡人身上的人性光辉。10年间，各级领导和广大读者对刊物的关心和爱护，激励着我们在工作中永怀感恩之心，勤勉、谨慎，力求编辑的每一期杂志都能做到尽善尽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读者·乡土人文版》从当初的一株小苗，经过10年的雨露风霜，如今虽未参天，但也健康挺拔，风骨独具，秀于刊林。

回顾十年风雨路，采得香茗献知音。适逢杂志创刊10年之际，为记录10年来的编刊历史，总结编刊过程中的得失，感谢读者朋友多年来对杂志的厚爱和支持，我们将杂志创刊10年来汇集的美文精华，按照杂志栏目选编成《〈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回馈广大读者。

在丛书的编辑过程中，由于佳作众多，虽经多次删减，但仍有一些文章不忍



割舍，因而，除《旅食天下》和《行走乡土》单独成卷外，《百味人生》、《一方水土》、《百姓生活》、《亲情驿站》、《心灵家园》和《风俗民情》大致按杂志前5年和后5年的时间顺序分为A、B两卷。整套丛书将分两辑出版：第一辑于2011年年初出版，包括《百味人生》（A卷）、《百姓生活》（A卷）、《亲情驿站》（A卷）、《心灵家园》（A卷）、《风俗民情》（A卷）、《一方水土》（A卷）和《旅食天下》（全一卷）；第二辑包括各书的B卷和《行走乡土》（全一卷）也正式出版发行。另外，应广大读者朋友的要求，编委会正在筹划编辑4本视觉主题图书，分别为《中国民居》、《乡土映象》、《民间艺术欣赏》和《中国人文地理》，预计将于2012年年底出版。

一本好书是一生的财富，它会为你开启一扇了解时代和世界的窗口，让你的眼界更开阔，让你的思想更充实，让你的生活更有趣。我们坚信《《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就是这样的书。它会让你了解到乡土中国的魅力和神韵，体味到那感动人心的亲情故事和充满情趣的百姓生活，欣赏到那独具特色的人文风貌和丰富多彩的风俗民情……伏尔泰说：“当我们第一遍读一本好书的时候，我们仿佛觉得找到了一个朋友；当我们再一次读这本好书的时候，仿佛又和老朋友重逢。”《《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会成为你的朋友，相信它最后也会成为你的老朋友。

鉴于编辑该套丛书时间紧迫，加之经验不足，书中瑕疵在所难免，望读者朋友见谅。另外，本杂志原副主编李一郎同志在选编这部书稿的过程中付出不少心血，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彭长城、副总经理陈泽奎和第一任主编胡亚权等在书稿的编辑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编辑组

2011年12月



目  
录



目  
录

01	一张表一辈子/江大洪	78
05	过大年/叶梓	88
11	两份账单/武小东	100
14	父爱如雨/周建军	109
16	圣诞红/汤雄	112
18	两碗面/李天明	116
20	温暖有多暖/王卓	118
22	三轮车夫/魏令强	120
25	翻晒爱情/陈志宏	111
27	爱情是枚铜戒指/李傅	113
29	爹与半截钱/黄邦寨	114
31	父亲的梨树/胥雅月	117
33	心灵之光/李阳波	119
35	破碗无价/刘华	121
37	兄弟阿龙/杨子	123
39	终极之爱/蔡玉明	125
42	感谢打击你的人/吴宏庆	127
45	人味儿/钟明君	130
47	这辈子最爱的人/常草	132
50	缘分/胡琴	134
53	母爱的天平/孙鲁宁	136
58	陪父亲过年/聂茂	138
61	藏在“狠”里的爱/刘富奎	141
63	迟来的爱/老轻	144
66	道情唱响情和爱/远音尘	148
70	父亲不爱我/邢军	151
72	卖樱桃的母亲/阿斌	153
75	父女/张黑吞	156
78	比生命更长的爱/卫宣利	159
83	糖裹米花泪中甜/林俊芳	163
85	四姨的爱情/邓耀华	168





目

录

- 87 父亲的烟杆/郑能新
- 89 外婆的戒指在天堂/颜 落
- 93 第一次学费/高建群
- 95 泥土在记忆一个人/李 磊
- 99 人走树留情永在/风为裳
- 104 爹娘的爱情/和莲芬
- 106 缝脚/孙德颂
- 108 爱在鞋底上穿行/马 德
- 110 再等五年/周海亮
- 112 良心的安抚/星 竹
- 114 用爱喂养的梦/夏京收
- 117 卑微母亲的眼泪/雪小禅
- 119 幸福的滋味/蕊 红
- 121 给母亲留一道门/马国福
- 123 世界上最好的手/绿 叶
- 125 绣花鞋/王彩兰
- 127 娘和爹，爹和娘/焦 波
- 130 一地幸福的鸡毛/刘 华
- 132 葵花一路盛开/窦 挺
- 134 两个烧饼/傲雪红梅
- 136 有爱花儿才绽放/刘黎莹
- 138 扯勾/周 伟
- 141 九岁的轻浮/惠 雁
- 144 外公和外婆的爱情/陌上花开
- 148 我父母的婚姻/烟雨秦楼
- 153 爱情债/苏小乙
- 157 盛开的萝卜花/丁立梅
- 159 母亲识字/杨 格
- 162 一束洁白的山丁子花/风为裳
- 167 一对老冤家/吴 丽
- 169 口袋里的握手/张 嘉





目

录

- 172 卖白菜/莫言
- 175 第一次“乞讨”/文学雷
- 178 100分的谎言/海宁
- 180 五分钱的温暖/佛刘
- 183 橘子酸，橘子甜/马国福
- 185 因为爱而离去/缠枝莲
- 188 寻找父亲的情人/孟梅紫
- 192 一朵一朵棉花开/刘大钟
- 195 一毛钱的蛋饼/元耳
- 197 相骂/周伟
- 200 花茧/王熙章
- 202 打给母亲的电话/李雪峰
- 204 玻璃心/孙道荣
- 206 花生的花/鲁小莫
- 209 初识“坏女人”/施同明
- 213 清白的心/张翔
- 215 记忆中那酸涩的绵枣/梁丽平
- 217 一支烟的温暖/朱砂
- 219 红木椅上的爱情/程尚
- 223 偷瓜/郑成南
- 225 第七条白裙子/孙小明
- 228 再陪你半小时/元耳
- 230 老家的母亲/王也丹
- 233 恋恋素心兰/暮雪
- 235 第七宗罪/黑手指
- 239 花儿记得一路的温情/安宁
- 242 丢草绳/陈传荣
- 244 最美的平凡/艾美丽
- 246 哎，爱/张军霞
- 247 我们的老式婚姻/杨修峰
- 250 北京时间不到点/无字仓颉







目  
录

252	内补丁/乔 叶	252
254	李暖暖和 34 个鸡蛋/玉如意	254
258	婆媳坟/宇 原	258
261	请传递给下一位/荣 子	261
263	香草小钱/杨如雪	263
266	二十年的爱情轮回/文 冬	266
269	八爷和他的女人/尚庆海	269
272	亲情豆腐/心 未	272
275	感恩面店/流 沙	275
277	一元钱，两份暖/小 未	277
280	转运珠/刘艳杰	280
283	爱是一双鞋/阮永兴	283
285	风铃/刘国芳	285
287	穿过风雪的音乐盒/骆非翔	287
290	手心手背/高 歌	290
292	奶奶的耳洞/李丹崖	292
294	山路上的连衣裙/李丹崖	294
296	最动人的歌声/白 琅	296
298	保姆/程青衣	298
303	母亲挺起胸膛来/王跃文	303
306	因为妈妈在那里/周衍辉	306
308	半边莲/杨 诺	308



# 一张表一辈子

江大洪

二叔恨我父亲。他们之间的芥蒂，是从父亲参加工作的那一刻开始的，直到去年父亲去世时才冰融雪化。漫漫的35年啊，父亲顽强地背负起亲情这座大山，直至燃尽生命的灯油！

35年前，高中毕业的父亲是村里的团支部书记，小父亲两岁的二叔小学未毕业，便执意弃学回家，随奶奶下田务农了，幺叔还在读小学。

那年秋季的一天深夜，在公社当干部的爷爷急匆匆赶回了家。奶奶被爷爷拉到屋外嘀咕了好一阵子，才叫醒父亲兄弟3人。原来县里给公社3个招工指标，当时招工指标可比黄金都贵重，它可以改变一个农民的身份，使其成为一名端“铁饭碗”的工人，这可是无数农村人梦寐以求的好事儿。由于爷爷工作表现突出，按政策得到了其中的一个指标。当爷爷讲了这件事后，父亲兄弟三人欣喜若狂。当时，父亲与二叔都待业在家，该由谁去呢？爷爷和奶奶最后决定让二叔去，原因是父亲当时任大队团支部书记，大大小小也是一名干部，也算是有了工作。当这一决定做出时，二叔高兴地蹦了起来，奶奶转过头去，用围裙悄悄揩了一下眼角。

父亲心里就不平衡了：我是一名高中生，参加工作才能有出息啊，二弟去，大字不识几个，怎么能干好工作？

父亲瞄准了偏房里书桌的第三格抽屉，因为那里有盖好章的招工表。

第二天一大早，爷爷突然叫起来，原来他亲手放在抽屉里的招工表不翼而飞！经过严查狠逼，父亲怯怯地从口袋里掏出了那张招工表。表格已经被父亲填好，白纸黑字红印，无法更改。当时全公社就3张表，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果涂



改，那便意味着招工指标的放弃。爷爷一下子急了，扬起手“啪啪”两个耳光打在父亲脸上，一旁的二叔气得咬牙切齿。

父亲没有躲闪，一瞬间，他突然明白了什么，“扑通”一声跪下了，含着泪说：“爸爸，我知道我错了，让二弟去吧……”正值血气方刚的父亲此时才明白他犯了一个大错误！乃至他一生都认为这个错误是不可饶恕的，因为它褻渎了兄弟间的手足之情。半个月后，心怀愧疚的父亲背起行囊进了城市，成为庄稼人羡慕的工人。进城的那天，爷爷、奶奶和幺叔把父亲送得很远很远，唯独二叔没去。自从那本是他的指标被父亲偷偷抢占后，他便开始恨父亲。那天，他一个人在家大吵大闹，说今天进城的本应是他，当工人的也应该是他……

自从父亲进城后，二叔一下子变得消极颓废，在家里什么活也不干了，总是一个人喝酒或是倒头大睡。他逢人便讲父亲抢他的指标去上班的事。也有许多居心叵测的人为二叔抱不平。这更使二叔觉得委屈，他在家更加骄横跋扈。

的确，城市的生活比农村的生活精彩，这是我的父亲、二叔和幺叔都非常向往的生活。每当想起仍在农村务农的二叔，父亲的心就像被蝎子蜇了一下，钻心的痛。毕竟这种生活本应是二叔的，如今都让父亲一个人抢占过来了。一张表一辈子啊！

每逢节假日，父亲都会买些衣物和日用品，带回家送给二叔和幺叔。二叔也毫不推让，挑几件合身的衣服和自己喜欢的东西，大大咧咧地拎起就进了房，用重重的摔门声表达了他的心声：这一切都应该是我的，你别在这里假惺惺。二叔对父亲的态度，爷爷和奶奶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毕竟他们是至亲的骨肉兄弟呀。爷爷对父亲说：“你也别跟你二弟一样计较，他长大后慢慢会明白的。”父亲好似万箭穿心，但还是忍着泪水，强颜作笑。

父亲上班一年后的一天，二叔找到了正在上班的父亲，说是要借50元钱急用。50元钱，是当时父亲3个月的工资。父亲没有丝毫犹豫，迅速找工友东凑西借，给了二叔50元钱。二叔接过钱，头也不回就走了。父亲望着远去的二叔，心里有了一丝久违的欣慰：弟弟终于来找大哥了，尽管只是为了借一笔足以让自己几个月都无法还清的钱。父亲上班后第一次开心地笑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二叔又来了，开口又是借50元钱。父亲没有多问一句为什么，费尽周折凑足了50元。父亲明白了，二叔借钱不是真正的目的，他是在向父亲表明：这些钱本应该是我的，一张表一辈子，你注定欠我一辈子的债。

父亲总会想起他没来城市之前，他与二叔之间的一些往事。那时候二叔很尊

敬我的父亲，父亲更爱自己的两个弟弟。有一年夏天，二叔违反家规下了池塘游泳，被爷爷发现了，要打二叔，父亲忙撒谎说是他不小心把弟弟推下水的。爷爷便用旧柳条抽打父亲的屁股，说：“你这个哥哥怎么当的，把弟弟往水里推，看我不打死你！”二叔忙伏在哥哥身上，挡住了爷爷挥舞的柳条……

几年后，父亲结了婚，并有了我。二叔和幺叔也相继成了家。我们一家每逢节假日回到乡下，看到的是二叔、二婶的白眼，年幼的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我们一家在爷爷家玩，二叔他们就住隔壁也从不过来，形同陌路。但当我们要走时，二叔总是准时出现，拉住父亲一阵嘀咕。父亲低着头，掏尽所有的口袋，给他一笔数目不小的钱。回到家后，母亲就开始埋怨父亲：“这是什么，是索取还是敲诈？你填了他一张表，他总不能一辈子都向我们伸手。他的家境如今已经比我们好多了，再这样，我宁愿去乡下种田……”也难怪母亲埋怨，这么多年来，二叔家小到购置日常用品，大到孩子读书，每次都是二叔一个电话，父亲就为他们奔波，从无一句怨言。似乎在父亲心中，二叔家的事比我们自己家的更重要。

转眼，我15岁了。那一年，爷爷、奶奶相继去世。父亲便很少回家了，其实他心里特想老家，想二叔、幺叔他们……可二叔明摆着不欢迎我们。父亲与二叔的联系少了，唯一剩下的，就是二叔隔三岔五地去父亲单位找他借钱。手足亲情竟然苍白到如此地步，仅剩一丝铜臭味。许多次，我都看见父亲一个人悄悄落泪。

2003年6月，在省城读大学的我接到母亲的电话：父亲病危！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当我连夜赶回家来到医院的急救病房时，看见了全身上下插满塑料管、奄奄一息的父亲。病房里还有幺叔一家。父亲见到我，吃力地笑了一下，算是打了招呼，接着用尽气力一遍遍念叨：“二弟来了吗？”……母亲流着泪说：“你休息吧，我给他打了电话，他正往这里赶。”

一天一夜，父亲总是在昏迷与清醒之间念叨二叔。

父亲是尿毒症晚期并发症。医生责备我们来医院太迟了，如果提前几个月来，也许还有救。母亲和幺叔轮番给二叔打电话，要他无论如何来见他哥哥一面。直到第三天，二叔才姗姗来迟。他站在病床前，望着弥留之际的父亲，面无表情，似乎躺在床上的人跟他毫无关系。又一次醒过来的父亲看见了二叔，突然变得精神起来，他挣扎着拉起母亲的手，轻声说：“阿珍，快把那3万元给二弟，快，他的房子快倒了。我的病治不好了，这辈子就算我欠你的，来生我们再做夫



妻，我还你！”母亲顿时潸然泪下，很不情愿地从皮包里拿出几扎百元钞票，丢在二叔的手上。她站起身，双手蒙住眼睛，冲出了急救室，禁不住大声哭起来。

其实，父亲的病早在2003年初就发现了，但这些年来为了支持二叔，我家欠了不少外债，手头无一分余钱。母亲回娘家费尽全力受尽白眼，总算凑足了3万元。2003年春，正准备让父亲住院治疗时，父亲却接到二叔的一个电话，说他的房子年久失修，快倒了，要借几万元修房子。父亲对母亲说，再晚些时候住院治疗，先把钱借给二弟修房子。从未发过火的母亲，一下跳了起来，说什么也不肯把钱借给二叔：“命与房子孰重孰轻？况且这还是借来的钱！”可父亲却执意要借给二弟修房子。就这样拖到了夏天，每当暴雨如注的日子，父亲更是急得坐立不安，他害怕二弟一家人在快倒的房子里有个什么三长两短。这一急就加快了尿毒症恶化，终于倒了下来。

“二哥太没良心了，他的房子去年刚刚整修，怎么会倒？”么叔听了母亲的讲述后，怒不可遏。在场的人十几双眼像一把把尖刀齐刷刷指向二叔。

“我不是人，是我害了你啊，大哥！我的好大哥！”二叔把那3万元放在父亲的床头，跪在父亲病床前，头在地上磕得“咚咚”直响。35年来的第一声“大哥”，让病床上的父亲泪如泉涌。

父亲下葬的那一天，二叔一家披麻戴孝，以跪当步，令人们为之动容……

# 过大年

叶 梓

## 送灶神

一进腊月，年的气息慢慢地就浓了。比如说炊烟，将近年关的日子里似乎要比平时浓一点也黑了一些，那是家家都在厨房忙碌的缘故；还有院落，也要比往日乱而嘈杂；心急又顽皮的孩子们早已穿上了过年的新衣服，在小巷子里唱起了流传多年的歌谣：“新年到，真热闹，穿新衣，戴新帽，敲锣鼓，放鞭炮。”一切都在发生着悄悄的变化。如果稍加细心，就能发现乡亲们的笑容也灿烂起来了。

而在形式上，过年的开始，则始于送灶神。

腊月二十三，就是送灶神的日子。夜幕降临，母亲就代表着我们一家人和灶神话别。她在厨房里先点燃三炷香，置于灶头，并献上一些新鲜的水果、陈年的老酒以及从猪大腿上削下来的精肉，然后跪在地上，嘀嘀咕咕地说上好半天，虔诚地表白着对灶神的感激之情——其实也无非是那么几句话：多谢您老人家的照顾，让一家人平安地过来了。不善言辞的母亲重复着这些话，重复着对灶神的深深谢意。

在故乡所尊奉的神灵里，诸神各司其职：水龙王专管下雨，地神掌管庄稼丰收，而灶神的职责，就是一家人日子的平安、和气和顺心——她的工作似乎更加琐碎，更加复杂。可以推断和想象，灶神必然是一位温柔而细心的天上女性。要不，她敢担当起这样一份细致的人间工作吗？要不，她来到人间之后能无微不至、心平气和地关心到每一家人的生老病死与日常生活吗？她下凡于人间，忙了整整一年不大不小的事儿，快过年了，也真该回到天上歇一歇了。



用母亲的话说，送灶神也就是灶神回娘家。

灶神走了，被母亲用小小礼物隆重而简单、虔诚而恭敬地送走了。敬献的水果、酒、精肉还在灶台上。她什么也没有带，只是两手空空地走了。或者说，她只带着操心掌管人世间日常生活之后的疲劳、困顿以及人们对她的一片感激之情走了，到遥远的天上过年去了。

不知道没有灶神的这几天，从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初三灶神回来之前的这几天，母亲以及西北大地上的农妇们胆怯不胆怯、寂寞不寂寞？

### 杀年猪

猪开始烦躁不安起来。在圈里，它不停地用前蹄踢墙，用后蹄刨土，还时不时地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叫，像是一个走到穷途末路的流浪汉在深夜里发出的求救，凄怆得令人寒心。我惊讶于猪的异常，也惊讶于猪已经从内心深处开始惧怕起来了。冥冥之中，它必定感到有一把藏在腊月深处的刀子，在节日里等待着它。

“野花献给田野，炊烟献给村庄；小鸟献给黎明，猪儿献给大年。”这句带有歌谣味的顺口溜，是家乡真实的写照。猪的命运，大抵如此。因为它的一生，在家乡，就是为了年而来到世上的。每家人的精心饲养，和侍弄一块向阳的坡地一样，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想让自己平凡的日子能够有滋有味。

祖母不信佛，但不喜杀生。准备杀猪时，她必在院子里烧几炷香，算是一份祈祷。当请来的屠夫丁大爷来时，她就躲到邻居家。她不想看见猪死的情景。

屠夫、底部支得很稳的两个大木桶、四锅热开水、五个年轻力壮的男人，就是命运给猪设计的悬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红刀子出来，随着最后的一声嚎叫，猪死了。死了的猪被挂在早就支好的木架上，开始了所谓的“开剥”。

丁大爷像古书中的庖丁，游刃有余。

我和同伴们围在旁边，想捡一点猪毛、拔一些猪鬃换些小钱买鞭炮；更想弄个猪尿脬，吹些气当足球玩。那时候我们不知道心疼猪，不知道节日居然是历史和时间身上的一块伤疤。

人原来是贪生怕死的动物。在太多的时候，人总是找一个替代物来实现自己的快乐和幸福，而猪就是其中的替代物之一。早在古代，猪就被当做祭品祭天祭地，现在，一头猪的宿命是献给年的。那么人的宿命是献给谁的呢？一头猪的死亡伴有嚎叫声，我们人的死亡呢？死亡在本质上一样吗？

不知道阖家团聚举杯畅饮的时候，想起过猪没有？

## 贴春联

春联大抵家家都贴。一年到头了，马上又是新的一年，顽皮的孩童满足于可以穿上一件新衣服，手里拿上压岁钱。但对日夜操劳着一家子油盐酱醋、生活起居的大人们来说，你想想，一年365个日子，是多么的长啊，但总算平平安安地过来了，又是一年了，在这个时候，总得祝贺一下。贴春联，就是其中的一种传统抒情方式。

写春联，则是在贴春联之前先感受到的一份快乐。小时候，拿上父亲给我的一角钱，买来红纸，裁开，然后再买上一瓶墨汁，小心翼翼、毕恭毕敬地拿到村西头开私塾的漆太爷家里，求他来写，这也就是我过年前唯一能给家里做的一件事；等长大一些，父亲也就要求我自己来写：咱家里有了读书人，总不能再拿上它往别人家里跑吧。这是父亲对我的解释。于是，就有了我第一次给家里写春联的经历，也就有了我铺开纸、拿起笔小腿打战的故事。当然，我家的门前也就贴上了那看起来有点三不像的春联。然而，那一年，父亲分明要比平时高兴得多，因为他毕竟看到了自己8岁的儿子可以给家里写春联了。写完春联，母亲忙里偷闲地用白面自制些糰糊，再用一把笊帚往上一刷，贴上去，红红的年就开始了。

在故乡，有这种说法：当一家人把春联贴上的时候，则意味着旧的一年即将结束了，新的一年也马上要到来了，他们把这个事实陈述成“年了”。这里的年，是一个动词，是一个充满了吉祥、团圆、幸福的美好之词。春联的内容也往往是、并且只能同样是一些吉祥如意的词和句子。如“喜气洋洋”，如“辞旧迎新”，又如把一些生肖名词活灵活现地用进去所组成的一些句子。但正是那些朴素的词语，用一种艳艳的红和深深的黑传达出我们一个平民对生活小小的祈求：平安、幸福、如意、丰收。是啊，不管是什么内容的春联，只要贴上它，也就是我们用红红的纸、黑黑的字送走了过去迎来了现在，迎来了新一轮太阳和又一个新年。

写至此处，我又想起了门神。神荼、郁垒兄弟二人，辅助周武王伐纣的姜太公、舍身刺秦王的侠士荆轲以及唐朝开国大将秦叔宝和尉迟敬德们的门神画像，都曾被我的母亲买来，贴在门口，和春联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一起传达着我们对新的日子能够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共同心愿。

## 接先人

父亲一边用一盆清水洗着猪下水，一边念叨着：“快腊月，慢正月。”而送走灶神之后的日子似乎更快了，一转眼的工夫，年三十就到了：该贴春联了，该





煮肉了，该在院子中央放几串爆竹迎接先人了，该把家里的角角落落最后收拾一遍了。

最隆重的，是把先人接回来，一起过年。

祖父草草地吃过午饭，就开始不紧不慢地准备着接先人。他虽然动手早，但真正该收拾的也无非是一个木盘、一碗凉水、五根香而已，很简单。而后，他就在屋檐下“吧嗒吧嗒”地抽着老旱烟，等待着接先人。等贴完春联、扫净院子、祖母和母亲把肉下锅点着火的时候，接先人的队伍也就出发了。走在最前面并且手托木盘的人，理所当然的是祖父，因为由家庭最年长的男子带队——特殊情况下除外——似乎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还有一条规定，就是家里的所有女性不得参与到接先人的队伍当中。我曾经偷偷地想，为什么接先人时允许抱上刚刚出生的男性婴儿，而偏偏又不让女人们参加呢？

起初接先人，必须到坟地里去。但后来慢慢地变了，到村口找一处避风的地方，只要朝着坟地的方向就可以。祖父领头，二叔、三叔、哥哥以及我和两个小弟弟跟在后面，走出村口，绕过村子的文庙，有一块平地，那是我家年年接先人的地方。从那儿可以远远地看见我家祖宗的坟茔，面朝着它，我们集体跪下——此刻的祖父，一脸的虔诚。他缓慢地点燃香，然后把一碗凉水轻轻地浇在地上，就开始说话了，类似于一个宗教信仰徒的祷告。大概的意思是：列祖列宗们，又是一年，家里什么都有，请回来过个年，然后，好好地保佑家里的大小小日日平安。说毕，转过身，吩咐大家：“磕个头吧。”大家磕完头，又站起来三鞠躬。

需要补充的是，两个小弟弟一到地方，匆匆地磕个头，就早早地站在我们的身边放起了爆竹。这是他们最乐意做的事儿。他们俩没有出世或者说还很小的时候，这份活儿是我和哥哥的。他们的爆竹声要从这里接连不断地持续到家里，越响越好。用祖父的话讲，就是给先人们带个路。他们都是两眼昏花的人了，记性又不好，弄不好会走错路，得有个声音一路提醒着。

到家后，在主房重新跪下，等待祖父给列祖列宗们入座。祖父早已在擦得干干净净的梨木桌上摆好了分配给诸位先人的冥钞、水果以及各种食品。

接来先人的3天，至少要有一个人夜夜相守，最紧要的是在香火快断时重新续上，是谓“守先人”。如果谁家的先人没人守或者没有守好，香火断了无人续，那就预示着真正地断了香火。

### 除夕之夜

厨房的肉香味穿过木格子窗户，飘荡在院子上空。